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中國雕板源流考

孫毓修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雕板源流考

孫毓修著



中國雕板源流考目錄

雕板之始……一
官本……四
家塾本……二三
坊刻本……二六
活字印書法……三七
巾廂本……四七
朱墨本……四九
刻印書籍工價……五〇
紙……五二
裝訂……六二

中國雕板源流考

雕板之始

世言書籍之有雕板，始自馮道。其實不然。——監本始馮道耳。——以今考之，實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

陸深河汾燕閒錄：「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造。」

敦煌石室書錄：「大隋永陀羅尼本經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順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宋太平興國五年，翻雕隋本。」

按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亦謂隋代已有雕本。是我國雕板，託始於隋。而實張本於漢。靈帝時，懲賄改漆書之弊，熹平四年，命蔡邕寫刻石經，樹之鴻都門，頒爲定本。一時車馬闐溢，摹搨而歸。則有頒諸天下，公諸同好之意，於雕板事已近。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寖知鈔錄。楮墨之

功，簡約輕省，視漆簡爲已便矣；然繕寫難成，故非蘭臺石室或侯王之家，不能藏書。自有印板，文明之化，乃日以廣。漢唐寫本，猶用卷軸。抽閱卷舒，甚爲煩重；收集整比，彌費辛勤。雕本聯合篇卷，裝爲册子，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上溯周秦，下視六代，其巧拙爲何如哉？

范攄雲溪友議：「紇干尚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

柳玭訓序：（葉夢得石林燕語引）「中和三年，在蜀閱書肆所鬻字書，率雕本。」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小學字書。」

朱昱猗覺寮雜記：「唐末益州始有墨版。」

按唐時雕本，宋人已無著錄者。蓋經五季兵戈之後，片紙隻字，盡化雲煙，久等於三代之漆簡，六朝之縑素，可聞而不可見矣。近有江陵楊氏藏開元雜報七葉，（孫可之集有讀開元雜報文，當即此也。）云是唐人雕本，葉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錢，有邊線界欄，而無中縫，猶唐人寫本款式，作蝴蝶裝，墨影漫漶，不甚可辨，此與日本所藏永徽六年阿毘達磨大毘婆娑論刻本，均爲唐本之僅存者。（世傳卷子本陶淵明歸去來辭後署「大唐天

祐二年秋八月九日餘杭龍興寺沙門覺遠刊行」云云，蓋不足信。



官本

監中墨簡，始於長興，歷朝皆仿其故事。蓋以頒一朝之定本，而杜虛造之弊也。羅願鶴林玉露：「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以後，乃盡弛此禁」按此例元世猶然，其用意甚善。

五代史：「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

又：「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勅令國子監集博士生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爲鈔寫，子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尙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

又：「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年六月，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

經書五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册府元龜同。按玉海「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板成，判監田敏上之，」又「景德二年九月，國子監言，尚書孝經論語爾雅四經字體訛缺，請以李鶚本別雕。」原註：鶚字是，廣順三年書，與册府會要所載又多數種。

按九經板，自長興至此，歷四朝唐晉漢周七主唐明宗長興後帝清泰晉高祖天福出帝開運漢高祖天福隱帝乾祐周太祖廣運二十四年乃成。册府元龜載敏進書表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鏤。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

五代會要：「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校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

按經典釋文末畢，宋監續成之。

洪邁容齋隨筆：「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畢，前鄉貢三禮郭嵠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名於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

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校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尙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方畢工，殊不逮前。」

王明清揮麈錄：「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玉海作鶚）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明清家有鍔書五經印本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與五代會要、玉海不合。蓋此記繕寫之年，非雕成之日也。）

按今傳蜀大字本爾雅，亦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自中原板蕩，南渡以後，傳本已希。故家往往有之，學者已不易見。敦煌石室出金剛經刻本題「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注檢校太傅曹元忠普受持。天福十五年雕板押衙雷延美。」五代雕本之見存者惟此。

天祿琳瑯：「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爲潞二州錄事參軍。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歷官屯田郎中。書。後雍熙三年勑新校定說文解字牒文，稱其書宜付史館，仍令國子監雕爲印板。依九經

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兼委徐鉉等點檢書寫雕造，無令差訛，致誤後人。」

宋史：「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榷鹽院判官。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書，遂奏留書之。」

按錢大鏞明文在凡例：古書俱係能書之士，各隨其字體書之，無有所謂宋字也。明季始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所見宋元刊本皆有歐趙筆意，即坊刻亦皆活脫有姿態。宋元時官私刊本，多記繕寫人姓名，不但刻工也。如麻沙本文心雕龍末刻「吳人楊鳳繕寫」；松雪齋集末刻「至元後己卯良月十日花谿沈璜伯玉書」。宋元時，刻工姓名皆記於板心，或在上方，或在下方；蓋亦禮記所稱「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之意云。

蔡澄雞窗叢話：「嘗見骨董肆古銅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識者曰：此名書範，宋太宗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

按鮑昌熙金石屑載韓文銅笵「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四行。張尗未云：此初刻板本時，官頒是器，以爲雕刻模範。考韓文始鐫於蜀，則此固當是蜀主所命槧鑿者。今蜀刻石經，

蜀槧韓文範

左氏浮誇　春秋謹嚴　詩正而葩　易奇而法



間遇墨本數紙，好事者已矜爲至寶，況爲梨棗之初祖乎。鮑丈以文，宋丈之山，翁友海琛，俱定爲書範。鮑丈云：審此文字，惟大宋小宋家所刻之板，字畫方得如此精好。宋丈手題是匣云：「蜀槧韓文範。」

王應麟玉海藝文部：「開運元年三月，國子監祭酒田敏，以印本五經字樣二部進，凡一百三十册。」

又：「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四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聲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詳校，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是年判監李至，言義疏釋文，尙有訛舛，宜更加刊定。杜鎬、孫奭、崔頤正，苦學強記，請命之覆校。至道二年，至請命禮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鎬、吳淑，直講崔渥佺、孫奭、崔頤正校定。咸平元年正月丁丑，劉可名上言，詩經板本多誤，上令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庚戌，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淸、王渙、劉士元預焉。五經正義始畢。」

案此卽端拱五經正義。咸平中，又校刊七經義疏，朝野皆遵行之。馬氏經籍考，載其先公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極爲愛重。黃丕烈百宋一廛亦有此本，黃氏所詫爲奇中之奇，寶中之寶者也。顧李易安倉皇避寇，而先棄書之監本者，（見金石錄序）似舊監本不爲當時所重。

玉海：「周顯德中，二年二月詔刻序錄，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並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判監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開寶五年，判監陳鄂與姜融等四人校孝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之。二月，李昉知制誥，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

又：「景德二年二月甲辰，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

又：「爾雅音義一卷，釋智騫所譔，吳鉉駁其舛誤。天聖四年五月戊戌，國子監請摹印德明音義二卷頒行。先是景德二年四月丁酉，吳鉉言國學板本爾雅釋文多誤，命杜鎬，孫奭詳定。」

又：「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杜鎬、舒雅、吳淑、潘謨修校史記，朱節再校。陳充、况思道、尹少連、趙况、趙安仁、孫何校前後漢書。」

案此卽淳化校刊三史。陳鱣簡莊藝文元本後漢書跋：「淳化本卷末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一行，景德中又加修改。」

玉海：「咸平三年十月，校三國志晉唐書，五年畢。乾興元年十月辛酉，校定後漢志三十卷。天聖二年六月辛酉，校南北史隋書，四年十二月畢。嘉祐六年八月，校梁陳等書鏤板，七年冬始集。八

年七月，陳書始校定。」

案此卽嘉祐校刊諸史。王應麟云：「唐書將別修，不刻板。」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有宋嘉祐杭州刊本新唐書，前有嘉祐五年六月曾公亮進書表，則唐書實同時刊行，王氏以其不在國監，故未及之。宋時官本書籍，紙堅字軟，筆畫如寫，皆有歐虞法度，避諱謹嚴，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欽定天祿琳瑯：「書籍刊行大備，要自宋始。校讎鐫鏤，講究日精。」故今之言雕本者，極重宋板，而監本尤可貴。

李心傳朝野雜記：「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尙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缺，故冑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周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

案此南宋補刊監本之大略也。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謂：「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刻本又相遠。」殆未之深考耳。

遼史：「興宗二十三年，幸新祕書監。」

按遼起沙漠，太宗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多所未備。史記其藏書之府曰乾文閣。聖宗開泰元年八月，鄚沙國乞儒書，詔賜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詔設學，頒諸經義疏。以此考之，則亦必有雕本。錢曾讀書敏求記，遼板龍龕手鑑跋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按耶律隆緒統和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是時契丹母后稱旨，國勢強盛，日尋干戈，唯以侵宋爲事。而一時名僧開士，相與探學右文，穿貫線之花，翻多羅之葉，鏤板製序，垂此書於永久。豈可以其隔絕中國而易之乎？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見筆談）今此本獨流傳於刼火洞燒之餘，摩抄蠹簡，靈光巍然，洵希世之珍也」云云。後此本流入昭仁殿，天祿琳瑯著錄，亦稱爲僅見之本。然原書作龍龕手鑑，此本避諱作鑑，已是宋人翻本，安得云遼板耶？則遼板竟不可得也。

金史：「章宗明章五年，置宏文院，譯寫經書。」

按金宏文院刻本，未見流傳。蓋所刻多譯本，宜乎不見存於中原也。近世著錄家多誤以元本爲金本。

元史：「太宗八年六月，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世祖至元十年正月，立祕書監，掌圖書經籍。二十七年正月，復立興文署，掌經籍板。文宗天曆二年二月，立藝文監，隸奎章閣學士院，專以國語敷譯儒書，及儒書之令校讎者，俾兼治之。又立藝林庫，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專一印行祖宗聖訓，凡國制等書，皆隸藝文監。」

案王士點祕書監志：「至元十一年，以興文署隸祕書監，掌雕印文書。三十年，又併入翰林院。召集良工，刊刻諸經子史板本，以通鑑爲起端。其板至明初尚在。又刊蒙古文譯本，見於本紀者，如成宗大德十一年八月刊行孝經，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刊行貞觀政要，仁宗時刊行大學衍義、列女傳。世祖初年，用許衡言，取杭州在官書籍板及江西諸郡書籍板至京，亦令興文署掌之。」

明史：「洪武三年，設祕書監丞，典司經籍。至是從吏部之請，罷之，而以其職歸之翰林院典籍。至十五年，又設司經局，屬詹事院，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輯之事，立正本副本，以備進覽。」

又：「洪武十五年諭禮部：今國子監藏板殘缺，其命儒臣考補，工部督修之。二十四年，再命頒國子監子史等書於北方學校。」

梅鷟南雍志：「梓刻書本，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修補。板既叢亂，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王倶會計之，已逾二萬篇。宏治初，始作庫供儲藏。嘉靖七年，錦衣衞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刊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學博才裕，使將原板刊補。其廣東原刻宋史，差取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剜補易脫，莫若重刻。後邦奇汝璧遷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方克進呈。」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明南監二十一史，萬曆以來，相隔又數十年，不得不重新鏤板，皆非舊監之遺矣。尚有小字本史記，元刊明修三國志，則無從併收彙列也。元史：『太宗十二年九月，以伊實特穆爾爲御史大夫，括江南諸羣書板及臨安祕書省書籍。』明史『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大將軍徐達入元都收圖籍。』是宋元監造墨板，盡入南監。南雍志所謂『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今行世之宋雕明修元雕明修諸本之所由來也。」又云：「北監二十一史奉勅重修者，祭酒吳士元，司業黃錦也。自萬曆二十四年開雕，閱十有一載，至三十四年竣事。皆從南監本繕

寫刊刻。雖行款較爲整齊，究不如南監之近古，且少譌字。」

欽定日下舊聞錄，引天下書目：「北京國子監板書，有喪禮一千六百八十二片，類林詩籍六十三片，西林詩籍三十片，青雲賦五十片，字苑撮要一百二十七片，韻略四十五片，珍珠囊八十二片，至浮居十七片，孟四元賦一百十三片。」原註：此所載明代書板藏之國學者，皆散佚無存矣。

明史藝文志：「明御製詩文，內府鏤板。」

劉若愚酌中志：「內板經書記略，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典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偸出貨賣。拓黃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或占空地爲圃，以致無晒處，溼損模糊，甚至擘毀以禦寒，去字以改作。卽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浥損，鼠嚙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板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蓋已什減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核齊理；又無簿籍書目可考，以憑銷算。蓋內官發跡，本不由此，而貧富升沈，又全不關乎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營者，多長於避事，而鮮諳大體，故無怪乎泥沙視之也。然既屬內廷庫藏，

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條陳。曾不思難得易失者，世間書籍爲最甚。想在天之靈，不知如何其恫然歎息也。按古文眞寶、古文精粹二書，皆出老學究所選，纍臣欲求大方明白上水頭古文選爲入門，再將宏肆上水頭古文選爲極則。起自檀弓選左國史漢諸子，共十七八。唐宋十二三爲一種。再將洪武以來程墨垂世之稿，亦選出一半爲入門，一半爲極則，亦爲一種。四者同成二帙，以範後之內臣。奏知聖主，發司禮監刊行，用示永久。不知得遂志否也。皇城中內相學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柬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眞寶古文眞粹盡之矣。十分聰明有志者，看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目盡之矣。說苑、新序亦間及之。五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有讀等韻海篇部頭，以便檢查難字。凡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搜查，不憚疲苦。至於周禮、左傳、國語、國策、史漢，一則內府無板，一則繩於陋習，概不好焉。蓋緣心氣高滿，勉強拱高而無虛己受善之風也。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羣玉，皆樂看愛買者也。除古本抄本雜書，不能偏開外，按現今有板者譜列於後，卽內府之經書則例也。」

按劉若愚所列內板書目，凡一百六十餘部，與周弘祖古今書刻所載互有不同。

禮清王嘯亭雜錄：「崇德四年，文廟患國人不識漢字，命巴克什達文成公海繙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爲臨政規範。定鼎後，設繙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鑒諸書，皆繙譯清文刊行。」

吳長元宸垣識略：「武英殿在熙和門西，南向，崇階九級，環繞御河，跨石橋三。前爲門三間，內殿宇前後二重。前貯書板，北爲浴德堂，卽修書處。其後西爲井亭。」

欽定日下舊聞錄：「國子監彝倫堂後爲御書樓，內尊藏聖祖御製文集，世宗御製文集板，及御纂諸經十三經二十二史各板本皆貯焉。」

案武英殿刻書，未知始於何時。今考御定全唐詩及歷代詩餘，皆刊於康熙四十五六年，而何義門在康熙四十二年已兼武英殿纂修，則由來已久。今考東華錄正續，乾隆朝在武英殿開雕書籍，見諸諭旨者：三年雕十三經注疏，四年明史雕成，續雕十一史，十年雕明紀綱目，十一年雕國語解，十二年雕三通，四十八年雕相臺五經。嘯亭雜錄云：「列聖萬幾之暇，博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爲裁定，頒行儒官，以爲士子模範。」今按皇朝通考及劉錦藻皇朝續通考藝文志所載，當時欽定御製

書名，凡經類二十六部，史類六十五部，子類三十六部，集類二十部，凡一百四十七部。古今刻書之多，未有若清朝者也。古香齋袖珍本十種，當亦刻於武英殿。聚珍板書詳見活本字類。

陳騤中興館閣續錄：「祕書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爲重。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板，以爲官書。』其所在各板行。」

李心傳朝野雜記：「王瞻叔爲學官，常請摹印諸經疏及經典釋文，貯郡縣以贍學。」

中興館閣續錄：「搜訪庫有諸州印板書籍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

朱子大全集：「按唐仲友狀，蔣輝供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

按唐仲友所刊荀子，今尙有傳本。其他監司郡守刻本傳者，有眉山七史，耿秉桐川郡史記，湖北庾司漢書，江西漕司本三國志，湖南漕使本賈子新書，孫大正溫陵州本讀史管見，越州蓬萊閣本論衡，福清縣學眞西山讀書記，興國學春秋左傳書義，宜春郡齋春秋分記，衡州郡庠四書，皆宋時官本也。

金史：「金太宗八年，立經籍所於平陽，刊行經籍。」

案金初以平陽爲次府，置建雄軍節度使。天會六年，升總督府，置轉運使，爲上府。衣冠文物，甲於河東。故於此設局刊書。一時坊肆，亦萃於此。至於元代，其風未衰，亦河北之麻河建陽也。

楹書隅錄：「金本新刊禮部韵略，錢大昕跋云：『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毗陵邵氏論韻，謂今韵之幷，始於平水劉閎。其書名壬子新刻禮部韵略，訪求藏書家，邈不可得。未審劉閎何許人，平水何地也。頃吳門黃蕘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韵略，元槧本，急假歸讀之，前載正大六年許道眞序，知此書爲平水書』王文郁所定。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刊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刊於元大德丙午。中和軒王宅，或卽文郁之後耶，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可解。頃讀金史地理志平昜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有平水，是平水卽平陽也。（按漢書地理志，堯都平水之陽，金時或以平陽近水之處謂之平水也。）金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殆文郁之官稱耳。」

案平水爲金元時官民雕板之所。道德寶章卷尾有木記題「金正大戊子，平水中和軒王宅重

刊。」重修證類本草爲金泰和甲子刊本。證類本草增附衍義，大德丙午平水許宅印。爾雅註序後有木記序錄刻書原委末署大德己亥平水曹氏進德齋謹誌。論語註疏解經有「平陽府梁宅刊，堯都梁宅刊」字樣。

元史：「仁宗朝，集賢大學士庫春言，唐陸淳著春秋傳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江西行省鋟梓以廣其傳；從之。」

倪燦宋史藝文志補序：「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進呈，下翰林看詳可傳者，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學刊行。故何王金許之書，多賴以傳。鄱陽馬氏通考，且出於羽流之薦達。可謂盛矣。」

元瑞州路學刊本隋書歐鄉周自周序：「曩序錄盧陵鄉校，有史記東漢書而無西漢。及長鷺洲書院，則僅西漢一書而已。嘗嘆安得安西書院所刊經史，會爲全書。今教瑞學、有通鑑全文，又在十七史外。至順壬申夏口奉口省憲令，備儒學提舉。高承事言十七史書，書本極少；江西學院惟吉安有史記東西漢書，贛學有三國志，臨江路學唐書，撫學五代史，餘缺晉書、南史、北史、隋書。若令龍

昌路學刊晉書，建昌路學刊南北史，瑞州路學刊隋書，便如其請，俾行之無怠。府委錄事歐陽將仕同召匠計工，周教授專校勘刊雕，提舉使令自尋善本，本學首訪到建康本十七史內隋書，考訂未免，刻畫粗率，句字差訛。後得袁趙氏本頗善，今所校定，又千有餘字。」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元本北史有大德丙午建康道牒諸路刊史。兩漢則太平路，三國志則池路，隋書則瑞州路，北史則信州路，唐書則平江路。」

袁栝書隱叢說：「官書之風，至明極盛。內而南北兩京，外而道學兩署，無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數卷新書，與土儀並充餽品，稱爲書帕本。」

按明時官司衙署刊本，周弘祖古今書刻略載之。明祖分封諸王，各賜宋板書帖，諸王亦能於養尊處優之餘，校刊古籍；模印精審，至今見稱。如瀋、唐、潞、晉、徽、益諸藩，皆有傳刻。清二百七十年中，官署學校所刻尤多。

況周儀蕙風簃二筆：「咸豐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復安慶，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訪遺書。既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也。」

按自同治己巳，江寧，蘇州，杭州，武昌同時設局後，淮南，南昌，長沙，福州，廣雅，濟南，成都繼起。所刻四部書，亦復不少矣。

家塾本

五代史和凝傳：「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世。」

王明清揮麈錄：「蜀相母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酧夙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集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母氏名，以問歐陽炯。炯曰：『此母氏家錢自造。』藝祖甚悅，即令以板還母氏。是時其書徧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周密癸辛雜識：「賈師憲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鈔。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誇而文可採，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較，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

革鈔紙油烟墨印造，其裝池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惜其删落諸經注，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又在建寧開文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按宋時家刻善本，傳者頗多，如相臺岳氏珂刻五經，天祿琳瑯書目：「岳珂乃飛孫，本相州湯陰人，故以相臺表望。南渡後，徙常州，今宜興有珂父霖墓，故家塾以荆溪爲名。」眉山程舍人家刻東都事略，永嘉陳玉父刻玉臺新詠，寇約刻本草衍義，崔尚書宅刻北磵文集，祝穆刻方輿勝覽，皆非率爾雕印者。元人家塾本，如花溪沈伯玉家所刻之松雪齋集，字倣文敏，最爲精雅。

孫慶增藏書紀要：「洪武永樂間所刻之書，尙有古意。至於以下之板，更不及矣。況明季刻本至繁。自南北監板以至藩邸刻本，御刻本，欽定本，各學刻本，各省撫按等官刻本；又有閩板，浙板，廣板，金陵板，太平板，蜀板，杭州刻本，河南刻本，延陵板，袁板，樊板，錫安氏板，坊板，凌板，葛板，陳明卿板，內監廠板，陳眉公板，胡文煥板，內府刻本，閔氏套板，所刻不能悉數。惟有王板翻刻宋本史記之類爲最精。北監板，內府板，藩板行款字脚不同。袁板亦精美，較之胡文煥，陳眉公所刻之書，多而不及。

其外各家私刻之書，亦有善本可取者，所刻好歹不一耳。稚川凌氏與葛板無錯誤，可作讀本。獨有廣、浙、閩、金陵刻本最惡而多。陳明卿板，閔氏套板，亦平常。汲古閣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僅數種。」

按明代家刻，除孫氏所引外，其著者尙有郭雲鵬，所刊有李杜韓柳歐陽諸集。汪文盛，刊兩漢書等。顧元慶，刊顧氏文房小說，黃蕘圃稱爲善刻。項子京，刊東觀餘論。葉竹堂，刊拾遺記。世德堂，刊六子全書及拾遺記。諸家。叢書起於宋元之間，喻鼎孫之儒學警悟，左禹錫之百川學海，其最古矣。虞山汲古閣毛晉及其季子扆，刻至數百種，可謂盛矣。有清諸收藏家，皆喜刻書，仿宋元本，有絕精者。校勘之勤，更非前人所及。如歙縣鮑廷博之知不足齋，廣州伍崇曜之粵雅堂，皆以私家之力，而刻書至數百種。若刻至數十種者，尤數見不鮮云。

坊刻本

雕刻印賣，始於唐季，至宋而盛極矣。高文虎蓼花洲閒錄：「祥符中，西蜀二舉人至劍門張惡子廟祈夢。夢神授以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爲題。至御試，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韵脚盡同。思廟中所書，一字不能上口，草草命筆而出。及唱名，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見者，無一字異。」觀高氏云云，則宋初已有書肆印賣新狀元賦，如後世印賣鄉會試卷之例，坊刻之多可知矣。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鏤板之地有三：吳、越、閩。』

按宋時書肆有牌子可考者，如王氏梅溪精舍，魏氏仁寶書堂，秀岩書堂，增修互註禮部韵略後有太歲丙午仲夏秀岩書堂重刊牌子。瞿源蔡潛道宅墨堂，刊管子。廣都裴宅，天祿琳瑯文選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印賣」木記。考一統志，四川統部表載益州蜀郡，東晉分成都置懷寧始康二郡，又分廣都縣置寧蜀郡，是廣都縣之稱，得名最古。宋時鏤板，蜀最稱善。此本字體結構，謹嚴，鐫刻工整，洵蜀刊之佳者。木記應是當時裴姓書肆所標，亦廖世綵堂之例也。又一部云：「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書末刻記：「河東裴氏考訂諸大家善本，命工鋟於宋開慶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工畢，把總鐫手曹仁。」稚川世家傳梫堂，司馬氏書儀，光宗壬子刻本，有墨圖記曰「傳梫書堂」曰「稚川世家」。建安劉日

省三桂堂，建邑王氏世翰堂，史記索隱末卷載「嘉祐二年建邑王氏世翰堂鏤板」。建安王懋甫桂堂，選青賦箋目錄後有「建安王懋甫刻梓于桂堂」。建安鄭氏宗文堂，重刊大廣益會玉篇。建寧府王八郎書鋪，刊鉅宋廣韵。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坊，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及分類東坡先生詩。建安愼獨齋，建安劉尗剛宅。獨建安余氏創業於唐，歷宋、元、明末替，爲書林之最古者。

九經三傳沿革例：「九經世所傳本以興國于氏，建安余氏爲最善。」

天祿琳瑯續編儀禮圖：「是刊序後刻『余志安刊於勤有堂』。按宋板列女傳載『建安余氏靖安刻於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煥始居閩中，號勤有居士。蓋建安自唐爲書肆所萃，余氏世業之，仁仲最著。岳珂所稱建安余氏本也。」

又：「禮記每卷有『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於家塾』。」

王先謙續東華錄：「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蹟，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板千家注杜詩，向稱爲宋板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爲元仁宗年號，則其板似元非宋。繼閱宋板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五經，論書板之精者，

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至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以勤有名堂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北宋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尚非難事。着傳諭鐘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現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行書板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遺跡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覆奏。此係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鐘音宜選派誠妥之員，善爲詢訪，不能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尋據奏：『余氏後人余廷勤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縣之書林，卽以刊書爲業。彼時外省板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爲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卽勤有堂故趾，其年代已不可考。』」

按余氏勤有堂之外，別有雙桂堂，三峯書舍，廣勤堂，萬卷堂，勤德書堂等名。諸余有靖安，靜菴，唐

卿，志安，仁仲等名。平津館鑒藏記：「千家集注分類杜工部集及分類李太白集皆有『建安勤有堂刊』篆書木記。別一本，則將此記創去而易以『汪諒重刊』字樣。考汪諒爲明初北京書賈。蓋余氏式微，其舊板即轉售他人耳。

祝穆方輿勝覽：「建寧府土產，書籍行四方。」原注：「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爲圖書之府。」

福建省志物產門：「書籍出建陽麻沙崇化二坊。麻沙書坊元季燬。今書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書坊所刻者也。」又：「建安，朱子之鄉，士子修說文公，書坊之書盛天下。」

按建寧，今福建建寧府地，宋時領縣六：建安，浦城，嘉禾，松溪，崇安，政和。麻沙、崇化，蓋建安廂坊之名。余氏書鋪在崇化，不在麻沙，至正刊大唐律書後有記云：「崇化余志安刊於勤有堂，」可證也。又稱崇川。新纂門目五臣音註揚子法言有「崇川余氏家藏」云云，或以祝氏云坊，遂指麻沙崇化爲宋時坊肆，誤矣。

朱子嘉禾縣學藏書記：「建陽麻沙板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姚始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列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

周亮工書影：「岳一齋說康伯可順菴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陸游老學庵筆記：「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至簾前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爲釜」也。』」（石林燕語亦有此語。）又云：「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久。」

經籍坊古志：「方輿勝覽書簡有咸淳二年六月福建轉運使司禁止麻沙書坊翻板榜文。」

建陽麻沙本楊子序後有印記：「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並無訛謬，謄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爲益之大也。建安（空三字）謹啓。」

施可齋閩雜記：「麻沙書板，自宋著稱。明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以請市福建麻沙板書籍咨禮部，尚書胡濙奏聞，許之，並令有司依値買紙摹印。弘治十二年，勅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板。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使邵說請於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

校廠沙書板，尋命侍讀汪佃領其事，皆載禮部奏稿。是明時廠沙書且官監校矣。今則市屋數百家，無一書坊。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所印之書，譌脫舛漏，紙甚醜惡。數百年擅名之處，不知何時降至此也。」

方回瀛奎律髓：「陳起睦親坊開書肆，自稱陳道人，字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嘗刊江湖集以售。宗之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或嫁其語於敖器之，言者論列，劈江湖集板，宗之坐流配。」亦見周密齊東野語

戴表元剡源集題孫過庭書譜後：「杭州陳道人家印書，書之疑處，率以己意改令諧順，殆是書之一厄。」

楊復吉夢闌瑣筆：「陳思彙刻羣賢小集，自洪邁以下六十四家，流傳甚罕。鮑以文詩云：『大街棚北睦親巷，歷歷刊行字一行。喜與太邱同里閈，芸編重擬續芸香。』注云：『陳解元詩名芸香稿，子名續芸。』」

楹書隅錄：「錢心湖先生跋所藏棠湖詩稿云：『卷末稱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印行者，即書

坊陳起解元也。以南宋羣賢遺集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者爲陳思，而謂陳起自居睦親坊。然余所見名賢諸集，亦有稱棚北大街睦親坊陳解元書籍鋪印行者，是不爲二地。且起之字芸居，思之字續芸，又疑思爲起之後人也。』天祿琳瑯續志云陳思爲起之子　予按羣賢小集。石門顧君修已據宋本校刊，亦疑思爲起之子。思又著有寶刻叢編，尤爲淵博。蓋南宋時臨安書肆有力者，往往喜文章，好撰述，而江鈿刻聖宋文海　陳氏其最著者也。」

錢大昕藝圃搜奇跋：「元末錢唐陳世隆彥高、天台徐一夔大章，避兵檇李，相善。彥高篋中擕祕書數十種，檢有副本，悉以贈大章，彙而編之，世無刊本。」

天祿琳瑯：「容齋隨筆目錄後記：『臨安府鞔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印。考杭州府志，鞔鼓橋屬仁和縣境，今橋名尙沿其舊，與洪福橋馬家橋相次，在杭州府城內西北隅。按魏了翁鶴山集書苑精華序云：『臨安鬻書人陳思，集漢魏以來論書者爲一編，最爲該博。』又南宋六十家小集，亦陳思彙編。書尾皆識：『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書籍鋪刊行。』瀛奎律髓注『臨安又有賣書者號小陳道人。』據此則當時臨安書肆，陳氏多有著名。惟陳思在大街，陳起在睦親坊，卽今弼教

坊，皆非鞔鼓橋之書鋪也，」

葉名澧橋西雜志「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起喜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詩，爲江湖小集。」

又：「陳思寶刻叢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宋刻釋名殘本四卷，前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計十一字。按書賈稱道人，今久不聞，亦不知何意。」

按陳思所撰有小名錄，海棠譜，今皆存，又刻唐人小集數十家。

皕宋樓藏書志：「宋詩拾遺二十三卷，舊鈔本，元錢唐陳世隆彥高選輯。按世隆，書賈陳思之從孫。」

志雅堂雜鈔：「先子向寓杭，收異書。太廟前尹氏，嘗以釆畫三輔黃圖一部求售，每一宮殿各繪畫成圖，甚精妙，爲衢人柴氏所得。」

鐵琴銅劍樓藏書志：「寒山詩題『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紙鋪印行。』李丞相詩集題：『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印。』」

讀書敏求記：「茅亭客話十卷，元祐癸酉西平清眞子石京募工鏤板，此則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

士禮居題跋記：「續幽怪錄四卷，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茅亭客話遵王記之，而此書絕未有著於錄者，可云奇祕矣。」所見尚有康駢劇譚錄亦尹家書籍鋪印行。

按金元二朝官設書籍於平水，一時坊肆，亦聚於是。其他吳、越、閩三處之盛，亦不減於宋。如杭州有劉世榮，大德十年刊鳳科集驗方勤德堂，皇元風雅後有古杭勤德堂謹咨云云杭萬卷堂，董氏翠巖精舍，刊郎注陸宣公奏議大廣益會玉篇安城有彭寅翁，中院本史後有牌子「安成郡彭寅翁刊於崇道」玉融書堂，刊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劉氏日新堂，至正丙寅精舍刊韵府之後戊寅刊春秋集傳釋義等名。

胡應麟經籍會通：「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輦下所雕者，每一當浙中三，紙貴故也。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當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册類書，咸會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和坊，皆四達衢也。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

前。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也，率其地梓也。」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宋本稱最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王世貞童子鳴傳：「童子鳴名珮，世爲龍游人。父曰彥清，子鳴少依父游。詩有清韻。尤善考證諸書畫名跡古碑彝敦之屬。兄珊舉於邑，爲諸生。子鳴歸，必就兄書舍買升酒相勞苦。高淳韓邦憲出守衢，行部過其家龍邱山塢中，索所輯唐故邑令楊炯邑人徐安貞集，鋟梓行之。」

按明自嘉靖前，刻尙不苟，亦有牌子以記雕造歲月及鋪號者。後則惟家刻本著某堂某齋之名於板心，蓋仿宋廖氏世綵堂之例。明時書肆如廣成書店，（唐韻後有永樂甲辰良月廣成書店牌子）清江書屋，（大廣益會玉篇後有宣德辛亥清江書堂繡梓）文業堂，（初學記後有嘉靖丁酉書林文業堂牌子）劉氏至德堂，（大廣益會玉篇）愼獨齋劉弘毅，（刊十七史詳節韓柳集容春堂集，書鋪在北京。）書林魏氏仁實堂，（見景泰本性理大全）金臺書店汪諒，（汪刻文選云，金臺書店汪諒，見在正陽門內第一巡警更鋪對門，翻刻宋元本七種，重刻古板七種。）聚寶門來賓樓姜家，（見高僧傳）新賢書堂。（見嘉靖本續通鑑節要）清時書坊刻書之多，莫如蘇州席氏掃葉山房。如十七史、四朝別史、百家唐詩、元詩選癸集，其最著者。販夫盈門，席氏之書不脛而走天下。湖南、江西、福建

三省，以刻工紙墨皆廉，坊肆聚焉。其本至劣，不及宋元麻沙諸刻多矣。

活字印書法

活字印書法，創於宋初近日盛行鉛字，製模澆字，悉用機器。由源及委，則舊法亦不可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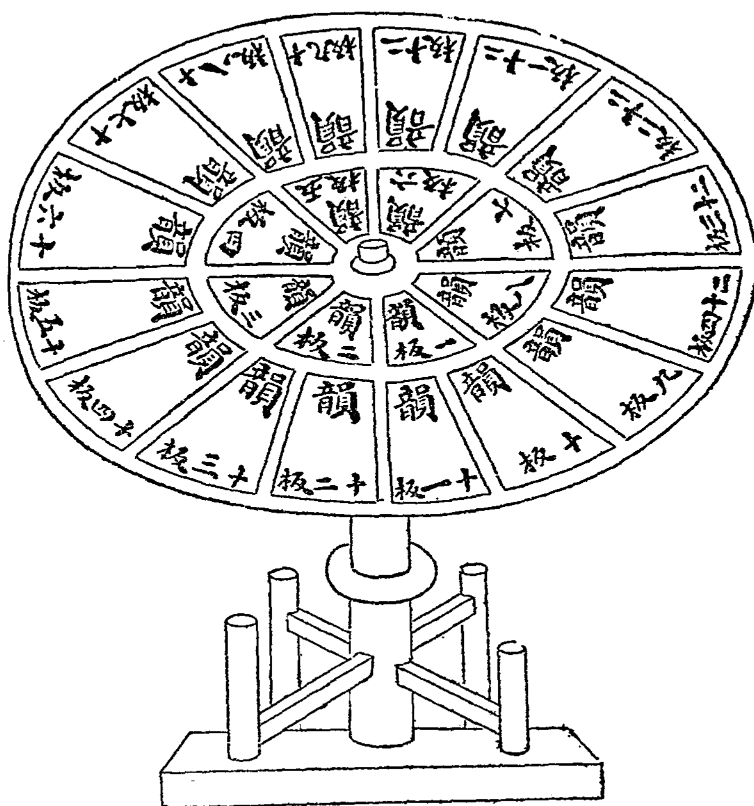
沈括夢溪筆談：「慶歷中，有布衣畢昇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線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面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一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亦見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

天祿琳瑯：「宋本毛詩唐風內，『自』字橫置，可證其爲活字板。」

元王楨活字印書法：附武英殿聚珍板書農書後。「古時書皆寫本，學者艱於傳錄，故人以藏書爲貴。五代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鋟梓之法，其本於此。因是天下書籍遂廣。然而板木工匠所費甚多，至有一書字板，功力不及，數載難成。雖有可傳之書，人皆憚其工費，不能印造傳播。後世有人別生巧技，以鐵爲印盔界行，用稀瀝青澆滿冷定，

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燒熟瓦字，排於行內，作活字印板。爲其不便，又以泥爲盔界行，內用薄泥，將燒熟瓦字排之，再入窰內燒爲一段，亦可爲活字板印之。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介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墨作印盔，削竹片爲行，雕板木爲字，用小細鋸鏤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㨝㨝（先結切）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　寫韻刻字法：先照監韻內可用字數，分爲上下平上去入五聲，各分韻頭，校勘字樣，抄寫完備。作書人取活字樣，製大小寫出各門字樣，糊於板上，命工刊刻。稍留界路，以憑鋸截。又有語助詞之乎者也字及數目字，並尋常可用字樣，各分爲一門，多刻字數。約三萬餘字。寫畢，一如前法。　鏤字修字法：將刻訖板木上字樣，用細齒小鋸，每字四方鏤下，盛於筐筥器內。每字令人用小裁刀修理齊整，先立準則。於準則內，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另貯別器。　作盔嵌字法：於元寫監韻各門字數，嵌於木盔內。用竹片行行夾住。擺滿用木口輕㨝之，排於輪上。依前分作五韻，用大字標記。　造輪法：用輕木造爲大輪，其輪盤徑可七尺，輪軸高可三尺許，用大木砧鑿竅，上作橫架，中貫輪軸，下有鑽臼，立轉輪

盤以圓竹笆鋪。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號，數上下相次鋪。擺凡置輪兩，面一輪置監韻板，面一輪置雜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轉摘字。蓋以人尋字則難，以字就人則易。以此轉輪之法，不勞力而坐致字數。取訖，又可鋪還韻內，兩得便也。　取字法，將元寫監韻另寫一册，編成字號，每面各行各字，俱計號數，與輪上門類相同。一人執韻，依號數喝字，一人於輪上元布輪字板內，取摘字隻嵌於所印書板盔內。如有字韻內別無，隨手令刊匠添補，疾得完備。　作盔安字刷印法：用平直乾板一片，量書面大小，四圍作欄。右邊空，候擺滿盔面。右邊安置界欄，以木掮掮之。界行內字樣，須要个个修理平正。先用刀削下諸樣小竹片，以別器盛貯；如有低邪，隨字形襯蟄徒念切掮之。至字體平穩，然後印刷之。又以棕刷順界行豎直刷之，不可橫刷。印紙亦用棕刷順界行刷之。此用活字板之完法也。　前任宣州旌德縣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字數甚多，難於刊印，故用己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工畢。試印本縣志書，得計六萬餘字，不一月而百部齊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後二年，余遷任信州永豐縣，挈而之官。是時農書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西現行命工刊板，故且收貯以待別用。然古今此法未見所傳，故編錄於此，以待世之好事者，爲印書省便之法，傳於永久。本爲農書而作，



因附於後。」

按元人活字本，今無傳者。

邵寶容春堂集會通君傳「會通君姓華氏，諱燧，字文輝，無錫人。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閱同異，輒爲辨證，手錄成帙；遇老儒先生，卽持以質焉。既而爲銅字板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之矣。乃名其所居曰會通館，人遂以會通

稱，或丈之，或君之，或伯仲之，皆曰會通云。君有田若干頃，稱本富，後以劬書故，家稍落，而君漠如也。三子：墳、奎、壁。」

嚴元照悔菴集書容齋隨筆活字本後：「此翻宋紹定間所刻。每番中縫上方有『宏治歲在旃蒙單閼』八字，下有『會通館活字銅板印』八字，書後有華燧序。」

天祿琳瑯：「白氏長慶集，每卷末有『錫山蘭雪堂華堅活字銅板印』記。」

葉昌熾藏書記事詩：「無錫縣志：『華堤，字汝德，以貢授大官署丞，善鑒別古奇器法書名畫。築尚古齋，實諸玩好其中，又多聚書，所製活板甚精密；每得祕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昌熾案：燧之子墳、奎、壁，名皆從土旁，堤、堅，疑亦其羣從，而珵爲堤之誤。余所見蘭雪堂活字板本，又有蔡中郎集甚精。」

按明世無錫銅活字本有二：一爲蘭雪堂華氏，一爲桂坡館安氏。安氏所刊較少，故名不及華氏之著。同時吳郡有孫鳳，亦以銅活字印書，今傳者有小名錄。尚有五雲溪館，印行玉臺新詠。金蘭館，印行石湖居士集。建業張氏，印行開元天寶遺事。則皆不知其人矣。

常州府志：「安國，字民泰，無錫人。嘗以活字銅板印吳中水利考。」

天祿琳瑯：「初學記板心上標『安桂坡刻，』每本標題之下又稱『錫山安國校刊。』安國浙刻書甚多，此書取九洲書屋本翻刻。」

按安氏所印顏魯公集，又有雕本，蓋先擺後雕也。

顧炎武亭林集與公肅甥書：「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墨子十五卷，校明藍印銅活字本。古書自宋元板刻而下，其最可信者，莫如銅板活字。蓋所據皆舊本，刻亦在先也。」

袁恬書隱叢話：「印板之盛，莫盛於今矣。吾蘇特工；其江寧本多不甚工。世有用活字板者。宋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設一格於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則攪和之，復配他頁。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余家有活板蘇斜川集十卷，惟字形大小不畫一耳。近日邸報，往往用活板配印，以便屢印屢換，乃出於不得已；卽有訛謬，可以情恕也。」

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金簡奏謂『奉命管理四庫全書一應

刊刻刷印裝潢等事，今聞中外彙集遺書，已及萬種。現奉旨擇其應行刊刻者，皆令鐫板通行。此誠
皇上格外天恩，加惠藝林之意也。但將來發刊，不惟所用板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時日。臣詳細
思惟，莫若刻棗木活字套板一分，刷印各種書籍，比較刊板，工料省簡懸殊。臣謹按御定佩文詩韻，
詳加選擇，除生僻字不常見於經傳者不收集外，計應刊刻者，約六千數百餘字，此內虛字以及常
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約共需十萬餘字。又預備小註應刊之字，亦照大字每一
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約需五萬餘字。大小合計，不過十五萬餘字。遇有發刻一切書籍，只須將
槽板照底本一擺，即可刷印成卷。倘其間尙有不敷應用之字，預備木字二千個，隨時可以刊補。書
頁行款，大小式樣，照依常行書籍尺寸，刊作木漕板二十塊。臨時按底本將木字檢校明確，擺置木
漕板內。先刷印一張，交與校刊翰林處詳校無誤，然後刷印。其棗木字大小共應用十五萬餘個。臣
詳加核算，每百字需銀八錢，十五萬餘字約需銀一千二百餘兩。此外仍做木漕板，備添空木字，約
需銀一千二百餘兩，此外仍做木漕板，備添空木字，以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再用銀一二百兩，已
敷置辦。是此項需銀，通計不過一千四百餘兩。臣因以武英殿現存書籍核校。即如史記一部，計板

二千六百七十五塊。按梨木小板例，價銀每塊一錢，共該銀二百六十七兩五錢。計寫刻字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零，每寫刻百字，工價銀一兩，共用銀一千一百八十餘兩。是此書僅一部，已費工料銀一千四百五十餘兩。今刻棗木活字套板一分，通計亦不過用銀一千四百餘兩，而各種書籍，皆可資用。即或刷印經久，字畫模糊，又須另刻一分，所用工價，亦不過此數。或尚有可以揀存備用者，於刻工更可稍爲節省。如此則事不繁而工仍省，似屬一勞久逸。至擺字必須識字之人，但向來從無此項人役。即一時外僱，恐不得其人，且滋糜費。臣愚見請添設供事六名，分領其事。所有刊刻木子字十五萬，按韻分貯木箱內。其木箱用十個，每個用抽屜八層或十層，抽屜中各分小格數十個，盛貯木字。臨用時以供事二人，專管擺字，其餘供事四人，分管平上去入四聲字。擺板供事案書應需某字，向管韻供事喝取，管韻供事辨聲應給。如此檢查便易，安擺迅速。謹照御製命校永樂大典，計刻成棗木活字套板共四塊，並刷印紅墨格紙樣式各五十紙，恭呈御覽。』奉旨：『甚好，照此辦理。欽此。』」

又：「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金簡謹奏：前經奏請將四庫全書內應刊各書，改爲活板，擺

刷通行。擬刻大小木字十五萬個，每百字約計工踰銀八錢，並成做漕板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約需銀一千四百餘兩。嗣又添備十萬餘字，約需銀八百餘兩督同原任翰林祥慶，筆帖式福昌敬謹辦理。今已刊刻完竣，細加查核，成做棗木子每百個銀二錢二分，刻工每百個銀四錢五分，寫宋字每百個工銀二分，共合銀六錢九分，計刻得大小木字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個，實用銀一千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五分。備用棗木子一萬個，計銀二十二兩。擺字楠木漕板八十塊，各長九寸五分，寬七寸五分，厚一寸五分，每塊各隨長短夾條一分，工料銀一兩二錢，計銀九十六兩。每塊四角包訂銅片，工料銀一錢五分，計銀十二兩。板箱十五個，每個工料銀一兩二錢，計銀十八兩。檢字歸類用松木盤八十個，長一尺八寸，中安隔條，每個工料銀三錢五分，計銀二十八兩。套板格子二十四塊，各長一尺，寬八寸，厚一寸，每個工料銀三錢，計銀七兩二錢。成做收貯木子大櫃十二坐，各高七尺二寸，寬五尺一寸，進深二尺二寸，每坐各安抽屜二百個，實用工料銀三十兩，計銀三百六十兩。抽屜二千四百個，成釘銅眼綫曲須圈子二千四百副，每副銀一分五釐，計銀三十六兩。木板櫈十二條，各長五尺，寬一尺，高一尺五寸，每條工料銀九錢五分，計銀十一兩四錢。通共實用銀二千三百三

十九兩七錢五分。查原奏請領過銀二千二百兩。尙不敷銀一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請仍向廣儲司支領給發，將來四庫全書處交到各書。按次排印完竣後，請將此項漕板木子等件移交武英殿收貯。遇有應刊通行書籍，卽用聚珍板排印通行。」

巾廂本

刊印小册爲巾廂本。其說見宋戴埴鼠璞。又以其可藏懷袖，別稱袖珍本。以行密字展，刻畫纖朗見長。當科舉盛時，坊賈縮印小本，爲士子挾帶計。光緒季年，石印法行，刻木者知不能與之爭，因不復雕印。

事物記原：「南史：『齊衡王鈞，嘗親手書五經，都爲一卷，置巾廂中。侍讀賀玠曰：「殿下家有墳書，復何細書別藏巾廂？」曰：「巾廂中檢閱既易，且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之，爭效爲巾廂。』今謂書籍之細書小本者爲巾廂，始於此也。」

朱彝尊經義考：「天下印書，福建本幾徧天下。錫紹俱閩人，當是閩中所行之書。且板高半尺，乃巾廂本，亦宋所盛行者。字朗質堅，瑩然可寶。」

按楊守敬留眞譜：「摹刻宋本禮記，其板心高不過三寸許，寬二寸半，一頁刊三百二十四字，幾如今之石印縮本矣。而字畫淸朗，可謂極工。亦有密行細字，而板高尺許者，則稱大巾廂本」云。

御製集天祿琳瑯鑑藏舊板書籍聯句：「小字巾廂尺寸強。」
天祿琳瑯：「宋巾廂本五經，易詩春秋禮記經文春秋左氏經傳不分卷，行密字展，朗若列眉。」

朱墨本

朱墨本，亦稱套板。廣東人爲之最精，有五色者。

楹書隅錄：「欒城集綠格墨印，墨子急就章綠格藍印。」

俞樾春在堂隨筆：「明萬曆間，烏程閔齊伋始刱朱墨本。」

刻印書籍工價

天祿琳瑯大易粹言：「牒令具大易粹言一部，計二十册。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紙副耗共一千三百張，裝背饒青紙三十張，背清白紙三十張，俊墨糊藥印背匠工等錢，共一貫五百文足，賃板錢一貫二百文足。本庫印造見成出賣，每部價錢八貫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貼司胡至和具。杭世隆儒學教授李清孫校勘無差。」

又：「象山縣學漢雋，每部二册，見賣錢六百文足，印造用紙一百六十幅，碧紙二幅，賃板錢一百文足，工墨裝背錢一百六十文足。」

「二俊文集一部，共四册。印書紙共一百三十六張，書皮表背幷副葉共大小二十張，工墨錢一百八十文，賃板錢一百八十六文，裝背工糊錢，右具如前。二月日，印匠諸成等具。」

平津館鑒藏記：「王黃州小畜集。末記印書紙並副板四百四十八張，表背碧紙十一紙，大紙八張，共錢二百六文足，賃板棧墨錢五百文足，裝印工食錢四百三十文足。除印書紙外，共計錢一

千一百三十六文足。見成出賣，每部價五百文。」

又：「寶祐舊板通鑑記事本末後有元延祐六年亮陳弼序，稱節齋刻板後，東之高閣者四十餘年。其孫明安過嘉禾學宮，出所藏書板見示。因白御史宋公一齋，僉憲鄧公善之，以中統鈔七十五定償之，寘之學宮。因書得板顛末於節齋序後。」

俞樾茶香室叢鈔：「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費相同。』」按此知明時刻書價值至廉，今日奚啻倍之也。」

紙

應劭風俗通義：「劉向典校書籍，先書竹，改易寫定，可繕寫者以上奏。」蓋西京之末，已貴素而輕竹矣。後漢宦官蔡倫因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以意造爲紙。而獻帝西廷圖書，皆用縑帛。赤眉之亂，軍人取爲帷囊。吳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是東京之時，紙猶不甚流行。抱朴子自敍：「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竹帛廢而紙大行，當在魏晉間矣。板印書籍則未有不用紙者。近日印本，始用洋紙。質理既粗，更易變色。其不及高麗之苔紙，日本之綿紙多矣。

費著蜀牋譜：「古者書契多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網爲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太貴，人遂以紙爲便，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爲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爲之。惟謙肩表光。皆蜀牋之名，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祀蔡倫矣。」

又：「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紙，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浣花牋

紙最精潔。凡公私簿契書卷圖籍文牒，皆取給於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區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集，皆以此種傳印。而竹紙之輕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倣徽池法作勝池紙，亦可用，但未甚精緻耳。」

東坡志林：「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

東坡題跋：「成都浣花溪水，清滑異常，以漚麻楮作牋，潔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爲與蜀水相似。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抗也。」

按唐時寫本，多用益州麻紙，堅緻耐久。至宋造竹紙，質輕價廉，麻紙寖廢。

天祿琳瑯：「宋刻春秋經傳集解後，刻木記云：『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內曹掌典秦王楨等奏聞，壁經春秋、左傳、國語、史記等書，多爲蠹魚傷牘，未敢備進上覽。奉勅用棗木椒紙，各造十部。四年九月進覽。監造臣曹棟校梓，司局臣郭慶驗牘。』據識則孝宗年所刻，以備宣索者，棗木刻世尙知用。若印以椒紙，後來無此精工也。」

王世貞漢書跋：「余生平所購周易、禮記、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三千餘卷，皆宋本精絕。最後班范二漢書，尤爲諸本之冠。桑皮紙白潔如玉，四旁寬廣。」

又宋本文選跋：「此本繕刻極精。紙用澄心堂，墨用奚氏。」

趙文敏宋本文選跋：「玉楮銀鉤，若與鐙月相映，助我淸吟之興不淺。」

按考槃餘事：「王弇州藏宋板漢書，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按澄心堂紙，始於南唐。後山叢談：「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地，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江寧府志：「後主造澄心堂紙，甚爲貴重。宋初紙猶有存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相傳淳化閣帖，皆用此紙所搨。歐陽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蓋此紙以桑皮爲質料，後主所置者。工料特精。別以烈祖之澄心堂名之，遂成上方珍品。江寧府志所云宋初猶存者，謂南唐舊紙猶存。梅聖俞答歐陽公送澄心堂紙詩，但存圖書及此紙，棄將大屋將角堆。幅狹不堪作誥命，聊備麤使供鸞臺。」可知南唐遺紙甚多，爲時人所貴。宋人仿造者，亦惟監中印本方用之耳。

陳繼儒妮古錄：「宋紙於明望之，無簾痕。」

天祿琳瑯：「唐書印紙，堅緻瑩潔。每頁有『武侯之裔』篆文紅印，在紙背十之九。似是造紙家私記其姓爲諸葛。」

按南宋槧本本草衍義，每葉中縫反面有楷書「京兆方塘文房朱記。」東華續錄：「高宗朝，諭鍾音察訪建安余氏裔者，奏稱其祖印書，紙皆自造，在紙上印『勤有堂』字樣。因知古時刻書，有自造紙者。

明張萱疑耀：「余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飜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牘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按藝風堂藏宏治本僑吳集，乃取當時書翰拜帖反印之，亦罕見也。

筆叢：「凡印書，永豐綿紙爲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

藝風堂藏書記：「明刻李長吉歌詩，附製書雅意四則。一紙用淸文京古千，或太史連方稱。一印用方氏徽墨，孫氏京墨，凡墨勿用。一殼用月白雪綾，純厚靑絹，椒表陰乾。一裁用利刀，磨用光石，俱付良工。」

廣信府志拾遺：「石塘人善作表紙，搗竹絲爲之。竹筍三月發生，四月立夏後五日，剝其殼作蓬紙，以竹絲置於池中，浸以石灰漿，上竹楻鍋煮爛，經宿水漂淨之，後將稿灰淋瀝水，上楻鍋煮爛，復水漂淨之始用黃豆汈注一大桶，楻一層竹絲，則一層豆汈，過三五日，始取爲之。白表紙正用藤紙藥，黃表紙則用姜黃細舂末，稱定分兩。每一槽四人，扶頭一人，舂碓一人，檢料一人，焙乾一人，每日出紙八把。」

王宗沐江西省志：「廣信府紙槽，前不可考。自洪武年間，創於玉山一縣。至嘉靖以來，始有永豐，鉛山，上饒三縣，續告官司，亦各起立漕房。玉山漕坐峽口等處，永豐漕坐柘揚等處，鉛山漕坐石塘石壠等處，上饒漕坐黃坑，周村，高州，鐵山等處，皆水土宜漕。窮源石峽，淸流湍激，漂料潔白；蒸熟搗細。藥和溶化，澄淸如水，簾撈成紙，製作有方。其槽所在非一地。故附屬因革，無從稽覈，矧係民產，

姑紀其略耳。　楮之所用，爲構皮，爲竹絲，爲簾，爲百結皮。其構皮出自湖廣，竹絲產於福建，簾產於徽州浙江。自昔皆屬吉安徽州二府商販，裝運本府地方貨賣。其百結皮，玉山土產。漕戶僱倩人工，將前物料浸放清流急水，經數晝夜。足踏去殼，打把撈起，甑火蒸爛，剝去其骨。扯碎成絲，用刀剉斷，攪以石灰存性。月餘，仍入甑蒸。盛以布囊，放於急水。浸數晝夜，踏去灰水。見清，攤放洲上。日曬水淋，無論月日，以白爲度。木杵舂細，成片擒開。復用桐子殼灰及柴灰和勻，滚水淋泡。陰乾半月，澗水灑透。仍用甑蒸水漂，暴曬不計徧數。多手擇去小疵，絕無瑕玷。刀斫如炙，揉碎爲末。布袱包裹，又放急流洗去濁水。然後安放青石板合漕內，決長流水入漕，任其自來自去。藥和溶化，澄清如水，照依紙式大小高闊，置買絕細竹絲，以黃絲線織成簾牀，四面用筐繃緊。大紙六人，小紙二人，扛簾入漕。水中攪轉，浪動撈起。簾上成紙一張，揭下，疊榨去水，逐張掀上，磚造火焙。兩面紛飾，光勻內中。陰陽火燒，藁乾收下，方始成紙。工難細述論。雖隆冬炎夏，手中不離水火。諺云：『片紙非容易，措手七十二。』　司禮監行造紙名二十八色曰：白榜紙，中夾紙，勘合紙，結實榜紙，小開化紙，呈文紙，結連三紙，綿連三紙，白蓮七紙，結連四紙，綿連四紙，毛邊中夾紙，玉板紙，大白鹿紙，藤皮紙，大楮皮紙，大開

化紙，大戶油紙，大綿紙，小綿紙，廣信青紙，青連七紙，鉛山奏本紙，竹連七紙，小白鹿紙，小楮皮紙，小戶油紙，方榜紙。以上定例，五年題造一次。乙字庫行造紙名一十一色：曰大白榜紙，大中夾紙，大開化紙，大玉版紙，大龍瀝紙，鉛山本紙，大青榜紙，紅榜紙，黃榜紙，綠榜紙，皁榜紙。以上隨缺取用，造解無期。」

紹興府志：「越中昔時造紙甚多。韓昌黎毛穎傳，紙曰會稽楮先生是也。嵊縣剡藤紙，名擅天下。式凡五用木椎椎治，堅滑光白者，曰硾牋；瑩潤如玉者，曰玉板牋；用南唐澄心紙樣者，曰澄心堂牋；用蜀人魚子牋法，曰粉雲羅牋；造用冬水佳，敲冰為之，曰敲冰牋，今莫有傳其術者。竹紙。嘉泰志：「剡之藤紙，得名最舊。其次苔牋。然今獨竹紙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彿，遂掩藤紙矣。竹紙上品有三：曰姚黃，曰學士，曰邵公。三等皆又有名。展手者，其修如常，而廣倍之。自王荊公好用小竹紙，比今邵公樣尤短小，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紹興以前，書簡往來，率多用焉。後忽廢書牋而用劄子。劄子必以楮紙，故賣竹紙者稍不售；惟攻書者猶喜之——滑一也；發墨二也；宜筆鋒三也；卷舒雖久，墨終不渝，四也；不斷五也。會稽之竹，為紙者自是一種。取於筍長未甚成竹時，乃可用。民家或賴以

致饒。今越中凡昔人所稱名紙，絕無聞。惟竹紙間有之，然亦不佳。』

嘉靖金華志：「梁山近盤泉，舊有紙廠造紙。」

東陽縣志，「尋常所用皮紙，大者名呈文綿紙。大概用桑皮筍殼煮成，而以籐汁澆之。」

萬曆龍遊縣志：「貨品中惟多燒紙，勝於別縣。」

常山縣志「邑產紙，大小厚薄，名式甚衆，曰：歷日紙，贓罰紙，科舉紙，册紙，三色紙，大紗窗、大白榜，大中夾；又曰：十九色紙，白榜，白中夾，大開化，小開化，白綿，連三，結實連三，白連七，白綿連四，結實連四，竹連，七竹，奏本，白楮皮，小綿紙，毛邊，中夾白呈文，靑奏本，又間一用之。曰玉板紙，簾大料細，尤難抄造。他若客商所用，各隨販賣處所宜，名式不可枚舉。凡江南河南等處贓罰，及湖廣福建大派官紙，俱來本縣買納。」

衢州府志：「藤紙、綿紙、竹紙三種，並皆細品。」

菽園雜記：「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以造紙爲業。其法採楮皮蒸過，石灰浸三宿，揉去灰。又浸水七日，春爛，漂入胡桃藤等。藤以竹簾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磚板，以火乾之。」

赤城志：「蘇文忠雜志曰：『呂獻可遺余天台玉板，過於澄心堂。』又米元章用黃巖籐紙硾熟，揭其半用之，有滑淨軟熟之稱。今出臨海者曰黃檀，曰東陳，出天台者曰大淡，出寧海者曰黃公，而出黃巖者以竹穰爲之，卽所謂玉板也。」

安徽省志：「徽州府唐時土貢紙，今無佳者。往往市自開化間。寧國府郡邑皆出紙，宣、涇、寧三邑尤擅名。太平府紙出繁昌，六安州邑造紙者多。」

福建通志：「福州府竹穰楮皮薄籐厚。凡柔韌者，皆可以造紙。舊志謂巧紙出古田羅源村落間，楮紙出連江鄉，薄藤紙出侯官，赤色厚籐紙出永福辜嶺，今皆少造。」

四川通志：「保寧府出楮紙，夔州府萬縣產蠲紙，龍安府江油出楮紙，雅州府產蠲紙，嘉定府尖山下爲紙房，楮薄如蟬翼，而堅重可久，忠州果山出紙。」

湖南通志：「長沙府衡山土貢綿紙，（唐書地理志。）耒陽出紙。（明一統志。）耒陽蔡倫故宅，旁有蔡子池。倫漢黃門郎，順帝之世，擣故魚網爲紙。用代簡者，自其始也。（水經注。）衡陽出五家紙，又云工界紙。」（全唐詩注。郭受寄杜甫詩「衡陽紙價頓能高」）

按今所用印書紙，多取諸江西安徽浙江湖南福建諸省。方志所引，詳於考古，略於徵今。坊肆中人，又日習其物，而不知其源。清季皖省官設造紙廠，造成數十種。更有染作古色者。家刻善本，多取以摹印焉。近已不製矣。

裝訂

歸田錄：「唐人藏書作卷軸，後有葉子，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

偃曝談錄：「古竹簡之後，皆易楮書之，束而爲卷，故曰一卷二卷。自馮瀛王刻板後，卷變爲册，猶曰卷者甚無謂。」

筆叢：「凡書唐以前爲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卽古之一軸。至裝輯成帙，疑皆出雕板之後；然六朝已有之。阮孝緒七錄，大抵五卷以上爲一帙。」

又：「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白氏金瑣：「凡書册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

本草：「必粟香，亦名花木香，取其木爲書軸，白魚不損書。」

王氏談錄：「作書册，黏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敍初等。董子繁露數卷，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此乃縫綴之弊也。」

張萱疑耀「祕閣中所藏宋板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偶閱王古心筆錄云：『用楮樹汁飛麵白芨末三物調和，以黏紙，永不脫落。』宋世裝書，豈知此法耶？」

按清季發內閣藏書，宋本多作蝴蝶裝，直立架中，如西書式，糊漿極堅牢。

錢曾讀書敏求記「雲烟過眼錄：『余從延陵季氏曾覩吳彩鸞書切韻眞蹟，逐葉翻看，展轉至末，仍合爲一卷。』張邦基墨裝漫錄言旋風葉者即此。自北宋刊本書行，而裝潢之技絕矣。」按旋風葉即蝴蝶裝

吳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圖繪寶鑑，黃蕘圃跋云：『收藏爲廬江王，猶是幾百年前故物。拜經樓主人以爲裝潢極精，非民間藏書。吾見成化時閣本大唐開元占經，每册俱用黃綾作籌面，黃

絹作籤條。此可見官書珍重，卽裝潢可辨也。』」

考槃餘事：「嘗見宋板漢書，不惟內紙潔白，且每本多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次以活襯竹紙爲裏。蠶繭鵠古籐紙，因美而存遺不廣。若糊褙及以官券殘紙者，則惡矣。」

西溪叢話：「余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元宮譯。後有魚朝恩銜，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

孫慶增藏書紀要：「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爲第一。古時有宋本，蝴蝶本，冊本各種訂式。書面用古色紙，細絹包角。標書而用小粉糊，入椒礬細末於內。太史連三層標好貼於板上，挺足候乾，揭下壓平用。須夏天做，秋天用。摺書頁要摺得直，壓得久，捉得齊，乃爲高手。訂書眼要細，打得正，而小草訂眼亦然。又須少；多則傷書腦，日後再訂，卽眼多易破，接腦煩難。天地頭要空得上下相稱。副册用太史連，前後一樣兩張。截要快刀截，方平而光。再用細砂石打磨，用力須輕而勻，則書根光而平，否則不妥。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根訂結。要訂得牢，嵌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爲善也。見宋刻本襯書紙，古人有用澄心堂紙，書面用宋

箋者，亦有用墨箋洒金書面者，書箋用宋箋藏金紙古色紙爲上。至明人收藏書籍講究裝訂者少。總用棉料古色紙書面，襯用川連者多。錢遵王述古堂裝訂書面，用自造五色箋紙，或用洋箋書面。雖裝訂華美，却未盡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用宋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製古色紙更佳。至於松江黃綠箋紙書面，再加常錦套金箋貼箋最俗。收藏家間用一二錦套，須眞宋錦或舊錦舊刻絲。不得已，細花雅色上好宮錦亦可。然終不雅，僅可飾觀而已矣。至於修補舊書，襯紙平伏，接腦與天地頭幷補破貼欠口，用最薄綿紙熨平，俱照舊補畫法，摸去一平，不見痕迹，勿覺鬆厚，眞妙手也。而宋元板有模糊之處，或字脚欠缺不清，俱用高手摹描如新，看去似刻，最爲精妙。書套不用爲佳，用套必蛀。雖放於紫檀香楠匣內藏之，亦終難免。惟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標，厚襯料，壓平伏標，面用洒金墨箋，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內用科舉連標，裏糊用小粉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庶可免蛀。然而偶不檢點，稍犯潮濕，亦即生蟲，終非佳事。糊標宜夏，摺訂宜春。若夏天摺訂，汗手幷頭汗滴於書下，日後泛潮，必致霉爛生蟲，不可不防。凡書頁少者宜襯，多者不必。若舊書宋元鈔刻本，恐紙舊易破，必須襯之，外用護頁方妙。書箋用深古色紙標一層，簽要款，貼要正齊，不可長短

闊狹，上下歪斜，斯爲上耳。虞山裝訂書籍，講究如此。聊爲之記，收藏家亦不可不知也。」

曹溶絳雲樓書目後序：「賈人之狡獪者，率歸虞山，取不經見書，楮墨稍陳者，雖極柔茹靡爛，用法牽綴，洗刷如新，觸手，以薄楮襲其裏，外則古錦裝褫之。」

按此序不見刊本絳雲樓書目，惟舊鈔本有之。觀此知今裝訂之法，始於明季也。古本狹小者，補綴後用白紙爲裏，四面放大。北京人謂之金鑲玉，揚州人謂之袍套襯。

士禮居藏書題跋續記錄：「近事會元五卷，裝池出良工錢半巖手，近日已作古人，惜哉！其子曾亦世其業，而其裝池却未之見，不知能傳父之手工否。」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中國雕板源流考

孫毓修著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By
Y. S. SU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041020

